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538号 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致敬重阳

□南京 赵彦国

东汉赵壹《非草书》中有言:“凡人各殊气血,异筋骨,心有疏密,手有巧拙。”人的性情各异,不同的气质性格决定不同的事业方向。我自幼性情温顺,不喜与人争,所以打小就与老人有缘。这好似一坛陈年老酒,从童年时就开始酝酿,历经岁月磨砺,人到中年,也愈发醇香绵厚了。

作为家族里的长孙,从小爱说“大人话”,带着几分与年龄不太相符的端正与纯真,这份天生的特质,恰好成了早年大家族里诸多矛盾问题的消解剂。旧时农村家族为了延续香火,亲戚之间过继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我的奶奶和她的嫂子(我的大奶奶)在族中本就是“冤家”,大奶奶不能生育,膝下无子,后来因二叔过继一事,导致彼此间的关系又总带着几分复杂与疏离。可我作为长孙,从不说她们的矛盾,只以同样的孝敬与尊重待之,听她们絮叨家常时,也总以客观平和的话语回应。这份“不偏不倚”的懂事,竟让两位有嫌隙的老人都视我为明白事理的大孙子,将一生的偏爱都给了我,这些成了我童年里最温暖的平衡。后来长大到南京念书之后才渐渐明白,大奶奶虽然强势,但是有大局意识,关键时刻不糊涂,奶奶性格倔强,爱较真,不怕事,有脾气。其实她们彼此都有局限性,两位老人家也算没有白疼我,当她们年届高寿而逝去的时候,我都从南京赶回去为她们送终。

还有一位则是我垂髫之年认识的忘年交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们家当时在肥城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大院子,后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兴起,父亲在当时新城办事处多种经营中心任总经理,家中小院就成了南来北往小商人的暂居地。那位福建莆田老潘的到来,为我的少年时光添了抹墨香。老潘说他爷爷是晚清人,留给他一方小砚台,那时我上小学,已痴迷书法,常围着老潘听他讲老家的旧事,老潘见我对笔墨有心,又透着股少年志气,非常慷慨地将那方家传的小砚台赠予了我。这方砚台成了我心爱之物,是我当时拥有的第一件“文房之宝”,如今这方砚台还在案头,石纹里凝着旧墨的痕,摸上去仍是有温度的,像老潘当年搭在我肩上的长满老茧的手,砚台的纹路里,藏着一位老人对后辈的期许。

及至弱冠之年,本族大伯赵清文对我影响很大。他当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,每天还在家里写字画画,为店铺写美术招牌。他的字帖堆得比人高,见我来,便抽一本出来,用红笔圈出要学的字,说“写字和做人一样,一笔都不能歪”,那算是对我最早的书法启蒙啦。后来到了南京,铁运校的两位王老先生对我教益良多。一位是王力奴先生,讲古诗文,念到“老骥伏枥”时,声音会颤,眼里却有光;王广学先生写孙过庭《书谱》,小草笔走龙蛇,却会停下来教我“捺脚要收得稳,就像做人做事要留余地”。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,头发虽然白了,背却一点都不驼,说起学问和做人的道理,眼里的光,比年轻人还盛。

后来一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老领导提携过我,他们无私的厚爱和鞭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。他们常叮嘱我“年轻人搞艺术,要守得住本心”。没有官话,只有朴素的言语,像邻里间的老人。那时才恍然,无论地位高低,老人的眼睛都是一样的——他们看的从不是你有多少名头,只看你是不是真纯、是不是上进、是不是懂“敬畏”二字。这原是齐鲁风规教我的,见了老人要躬身,听老人说话要静心,没承想这份教养,竟成了我与老人们交心的桥。

世俗之人总说“人老了没用”,却忘了郑板桥的诗: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”我们这些“新竹”,哪一根不是靠着“老干”的托举才往上长的?奶奶们的糖块和点心,是暖我儿时稚嫩的心芽;赠砚台老人的嘱托,是定我心神的箴言;先生们的教诲,是匡正我人生之路的明灯。他们把吃过的苦、悟过的理,都揉进一句句叮嘱里,像把阳光埋进土里,等着我们发芽。

重阳的风吹得院里的竹子沙沙作响。大家应该去看看还健在的那些老人,递杯热茶,听他们再絮叨几句;或是对着案头的旧砚台,想想那些已经走了的人——其实他们从未真正离开,那些藏在糖里、墨里、话语里的暖,早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,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,无论走多久,都能站得稳、行得远。尊老从不是一句空话,是记得那些老人的好,是要时刻知道我们今天的每一寸高度,都离不开他们曾经的扶持。

这人世间的暖,原本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——老人们把光给了我们,我们更应该把这光再传给后来的人。

菘香

□上海 朱明坤

快立冬了,北风一日紧过一日。巷口王叔的三轮车斗里,忽然垒起一座小小的白山,是白菜上市了。青帮白帮,棵棵瓷实,裹着泥土气,静候着冬的检阅。左邻右舍的阳台上,也渐渐摆开阵势,这些朴实的家伙什儿,便要在这寻常百姓家演一出大戏。

母亲从菜场抱回两棵,搁在厨房墙角。它们其貌不扬,敦敦实实地蹲着,像两个不大言语的乡下亲戚。可一经霜打,内里便悄悄起了变化。那股子天生的青涩气被寒气逼走了,换上了一身清冽的甘甜。剥去三两片老帮子,里面便是嫩黄的心,一叶一叶,紧紧抱着,干净得叫人不忍心碰脏。

母亲的刀工是几十年练就的。菜刀起落,咚咚咚咚,不快不慢,有着钟摆一样的稳当。白菜在案板上微微震颤,顺从地变成匀称的细丝。空气里弥漫开一股好闻的、带着生机的清气,仿佛是浓缩了的田园风味。她做酸菜,用粗盐,一层白菜一层盐,码进深褐色的陶瓮里,用手压实,最后压上一块青石。她说:“这就行了,剩下的,交给日子。”

日子果然不负所托。半个月后,掀开瓮盖,一股浓烈、醇厚的酸香直冲出来,先前水灵灵的白菜,已变得柔顺温润,色泽如蜜。切一把,同五花肉片、粉条在大铁锅里翻滚,热气蒸腾,那酸香便有了肉的丰腴与粉条的滑糯,成了寒冷天气里最扎实的慰藉。

白菜的能耐却不止于此。妻子做辣白菜,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姜蒜末、辣椒面、鱼露、雪梨丝,调成红艳艳的糊,细细抹在每片菜叶上。那白菜便仿佛穿上一身锦绣红衣,被请进透明的玻璃罐里。几日之后,它便活了,生出些微气泡,滋味也变得活泼泼、火辣辣起来。直接佐粥,爽脆开胃;若拿来炒饭,那一点酸、一点辣、一点甜,能把一碗白饭点缀得活色生香。

而白菜最叫我叹服的,是它能登大雅之堂。那年赴友人的宴席,压轴的是一盅开水白菜。乍看,不过是清汤里卧着几棵菜心,寡淡得像白水。及至入口,方惊觉那汤的醇厚鲜香,层次万千,全然不靠半点油星张扬。而那菜心,吸饱了这汤的精华,酥软无渣,入口即化,真个是淡中知真味了。一棵平凡的菜,能修炼至此等境界,于无声处响惊雷。

这使我想起古人的话,叫“春韭秋菘”。菘,便是这白菜的古名了。它不与春日的香韭争宠,只安然守着秋冬的萧索。它似乎什么都肯承受,滚油旺火,文火慢炖,抑或深埋瓮中,独自发酵。它从不抱怨,总能将自己的本味,与周遭的一切调和得恰到好处。

祖父在世时常说:“人啊,就得学这白菜,耐得住烦,守得住心。”那时不懂,如今看着墙角那几棵安静的白菜,忽然明白了。它们无须娇贵的暖房,只需一方阴凉的角落,便能默默地将时光的凛冽,转化为生命的甘醇。这或许就是白菜的尊严,在极致的朴素里,藏着极致的丰饶,在无言的承受中,完成生命的涅槃。

窗外飘起了雨。我走到厨房,掰下几片白菜叶,准备做个简单的豆腐白菜锅。汤在锅里咕嘟着,白菜的清甜一丝丝融入汤中,满屋都是安稳踏实的气息。

开饭喽

□南京 李华

国庆节前,我和夫人受一位多年好兄弟之邀,去了宁海。

宁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,历史悠久,拥有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方孝孺、国画大师与美术教育家潘天寿、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等众多名人和丰富的历史故事。宁海又物产丰富,海鲜山珍味全。小住了几日,喝着当地人自酿的“调烧”,吃着时令海鲜,着实品尝了人间美味,乐而忘返。

这几天,兄弟和他的朋友想尽办法购买新鲜海货,有时就自己加工。坐下没有多久,女主人就端过来精心烹饪的食材,一声清脆欢愉的召唤便飘了过来:“开饭喽。”于是正聊得热火朝天的一众弟兄,立即起身,步履欢快地围桌而坐,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起来,其间觥筹交错、欢声笑语。

一个上午,兄弟的一位朋友开车,陪我们夫妇去了邻近的三门“海盗村”景区游玩。不过,让我印象更深刻的,是一群又一群生活在洞穴内和山洞外的小池塘里欢快奔驰着的锦鲤。许是长久没有人居住的缘故,开凿而留的凹陷和地势低的坑洼成了积水池塘,小的自成一片,大的互通相连,颇成气候,甚至荷满叶茂。不知道是有人放生还是另有好事之徒所为,更大的可能是景区专门放养,这些个大大小小的池塘里,无一例外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锦鲤,红的黑的白的花色的,有的欢快地畅游着,更多的是无聊无趣无目的地闲逛。可是,一旦有游人走来,这些锦鲤立刻奔来,快速地划鳍摇尾,长长的水流,上下翻腾,荡漾开去,有些势如八月十五的潮水,只是规模小而已。游人便被这样的“壮观”场面吸引,驻足观望。这些小精灵纷纷一个急刹车,身体有点挺直,使劲地向后仰,于是前仰后翻,挤成一堆,但眼神全都专注在游人的手上,不待食物投下,早已张开嘴,发出“啪啪、啪啪”的声响,似有口水吞咽。池小鱼多,“僧多食少”,遇到本就不多的游人经过,抢食也就寻常了,不是每个游人都会携身带有食物的,慢了就得“饿肚皮”。

我夫人包里正好有几包饼干,当我们打开包装时,跟前的鱼儿挤得更紧密了,不远处围在另外两个情侣面前还未等到食物的一群鱼儿,也快速地奔赴而来。丢下去的饼干碎屑,眨眼间就被疯抢而光。一包饼干撒完,吃到食儿的欢快游动,没有抢到的继续不甘心地注视着我们的动作,我们移动一步,它们亦步亦趋。不经意间,我们走到了另一片池塘,立即引来了这片池塘内的所有鱼儿,刚路过的那个池塘里紧追着我们的鱼儿,一不小心还撞上了池塘的石壁。于是,又一个精彩的投食、争抢以及满足、不甘的活剧重演。

夫人连忙又拿出一包饼干,却没有急于打开包装,抬手扬了扬,嘴里喊着“开饭喽”,鱼儿们像听懂一样,齐齐地向后仰去,鱼群瞬时退后了几厘米,鱼嘴都显得大了许多,它们一定判断了食物抛下的准确轨迹,预先体会到了美味落入口中的美好,动作整齐划一,身势滑稽得很,引来一众游人赞叹:“这些鱼儿都成精了,这样的有趣。”

鱼群的中间,即投食的集中点,总是被几尾大的鱼儿占据着,扩散向外,鱼儿的身形越来越小,吃到食儿的立即离开,自觉地让出中心位置,便于轮流吃食,但也就只能“谦虚”一小会儿,便又复转挤入。我发现,最外围总有一两尾体形大些的鱼儿在梭巡,应该已是饥饿难耐了,却还能保持翩翩风度,不争不抢,只是对不经意间飘落在身边不远之处的一两块饼干碎屑,不情愿地张口吞下,这是不是鱼界的谦谦君子,鱼亦有道?

“开饭喽”,随着一声声的呼唤,一池又一池的鱼儿们,像训练有素的队伍,一拨又一拨地拥来,接受着我们的检阅,也给我们带来了令人欢喜使人愉悦的美妙体验。

走进呼伦贝尔

□南京 张学庆

一下飞机,就闻到了草原气息。那个拨弹马头琴的女孩,优美的音乐在她的指间流出一条清澈的伊敏河。眉梢翘起的激昂,绿色的风在琴弦上扬起阵阵马蹄声。会唱歌的眼睛,飘出草原的云朵,蓝天下风吹草低,一架马头琴弹出呼伦贝尔的模样。

从机场打车,十几分钟就到了呼伦贝尔海拉尔城区。海拉尔,早在公元1734年,雍正王朝就在此建城扎营。算起来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了。如今,海拉尔成了呼伦贝尔的政治文化中心,是市政府所在地。夜幕降临,伊敏河畔的一幢幢高楼灯光亮起来,这座不大的城市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,镶在呼伦贝尔的胸前。

走出成吉思汗广场,站在哈萨尔大桥上看见了市中心的那条古城老街,飘着油烟的吆喝声,此起彼伏,老远就闻到了羊肉串的焦香味。生意人当着游客的面制作牛肉干、奶茶奶片,草原的广告从不掺假,没有一句虚词,像我这样外地人是经不住诱惑的,不知不觉就停下脚步,当街开干,这原汁原味的草原特色,绝对不能错过。

从海拉尔到莫尔格勒的“天下第一曲水”,几十公里路程,沿途的风光全是大自然的颜色,没有一点人工手笔。那些从唐诗里走出来的牛羊,在各自的地盘里悠闲地啃着阳光。想起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,我一路寻找那个举着皮鞭放羊的姑娘,真想有幸让她轻轻地打一鞭。这些朴实的歌词,听起来很是耐人寻味。

登上山包上的观景台,曲水云天,风吹草低,弯弯曲曲的莫尔格勒河,仿佛仙女抖动的裙摆长长的衣袖。当年大文豪老舍来这里采风,赞叹不绝,捧着绸缎似的流水,信手留下“天下第一曲水”的墨宝。从此,后来的人再也找不到更美的赞词,只是不断重复老舍的意境。凡是到呼伦贝尔游玩的人,都会到此打卡留念。

在草原看落日,云层被一点一点拨开,整个日落的过程非常壮观。黄昏渐浓,捡拾一些云彩燃起篝火,蒙古包里额吉的奶茶已经熬好了,巴图鲁的烤羊排也端上了桌,在这里用餐不需要顾忌吃相,一杯酒下肚,直接动手,羊排羊蹄,满嘴流油。而剩下的筋头巴脑,必须慢慢咀嚼,这样草原的日子才能越嚼越香。